

世界文学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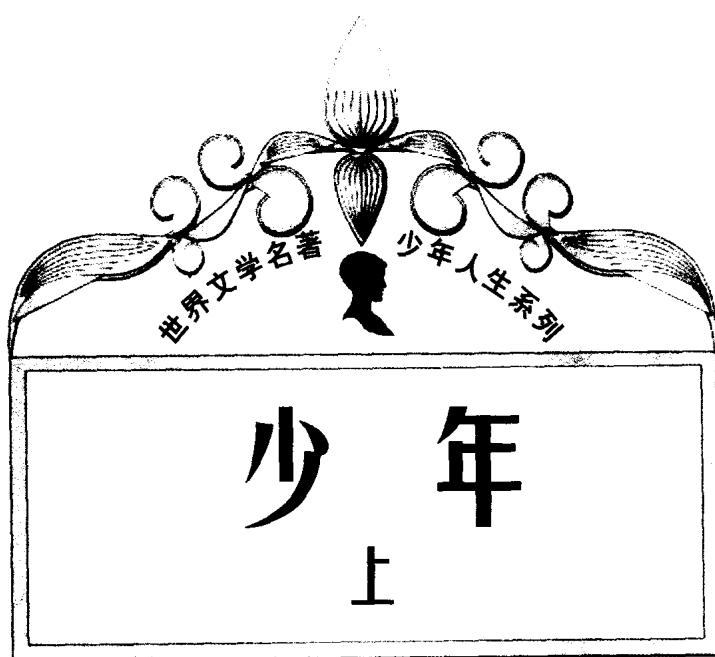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人生系列

少年 上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张沈愚 译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/(俄)陀思妥耶夫斯基著;张沈愚译. - 深圳:
海天出版社, 2002. 1

(世界文学名著·少年人生系列)

ISBN 7-80654-582-4

I. 少... II. ①陀...②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0808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丁放鸣 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卢志贵 责任校对:齐 琪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:2720730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9.75

字数:490 千 印数:1-5000 册

定价:32.00(上、下册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小说《少年》

(代译序)

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(1821—1881)是19世纪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。

陀氏的一生坎坷不平,他出生于莫斯科玛丽亚贫民医院的医生家庭,属于中小贵族阶层。1838—1843年间,陀氏就读于培养军官的彼得堡中央工程学校,但他自幼爱好文学,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西欧的文学名著。工程学校毕业后的第二年,他放弃了在制图局的职位,成为一个职业作家。1846年,他的处女作《穷人》轰动了俄国文坛。这部中篇小说描绘了一个穷困的小官吏和走投无路的孤女的遭遇,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广大读者。1849年3月,陀氏因参加研究空想社会主义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,被沙皇政府逮捕,12月被判死刑,旋即改判徒刑。他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4年,随后又被流放于哈萨克的谢米巴拉金斯克4年,1859年2月才获准返回彼得堡。苦役和流放使他深切感受到沙俄狱吏的残暴,了解到民众的性格及其阴暗悲惨的生活,也受到民间东正教信仰的感染,逐渐形成了“土壤派”观点,认为贵族知识分子应当回到民众的基督教精神上来。

陀氏重返彼得堡后,以惊人的毅力重新投入文学活动。先后发表了《死屋手记》(1861)、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》(1861)、《地下室手记》(1864)、《罪与罚》(1866)、《白痴》(1868—1869)、《群魔》(1871—1872)、《作家日记》等作品。在他生命

的最后三年,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(1879—1880),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及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绘。当时有个女画家在读到这部名著时说,陀氏是“现实主义,精细的研究者,心理学家,理想主义者和哲学家”。陀氏兴奋地说,还没有人如此深刻地领会过他的作品。1881年1月,这位伟大作家与世长辞。

陀氏以擅长描写人的灵魂深度而闻名于世界文坛。他的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当今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中就包括陀氏的名著《罪与罚》。笔者的学友张沈愚先生新近精心翻译的这部《少年》,是陀氏作品中很值得阅读、思考的一本书。长篇小说《少年》连载于1875年的《祖国纪事》杂志上,1876年出了单行本。最早的国外译本是1886年在德国出版的德文本。德国小说家黑塞(1877—1962)、奥地利现代派作家卡夫卡(1883—1924)尤其重视这部作品。在我国,由耿济之先生翻译的《少年》中文本于1948年出版。

陀氏早就想写一部关于俄罗斯现在的儿童、现在的父亲及其相互关系的小说。应《祖国纪事》之邀写小说时,正打算要写他的《父与子》,但还没有准备好,只写成了《少年》。作者“选择的是一个无辜的灵魂”,但它已被堕落的想法所污染;少年因为自己的卑微姓氏和“偶然性”而心生怨恨,在他那还纯洁的心灵里欣赏着自己羞耻而狂暴的幻想。这是“偶合的”家庭的“偶合的”成员。作者设置了一个19岁少年的视角,以他那涉世不深、尚为纯洁的眼光审视特定时期的俄罗斯社会,再现了俄罗斯的古老贵族家庭变成一个个“偶合”家庭,步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。

“偶合的”家庭是陀氏对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贵族家庭的哲理性概括。俄罗斯自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,进入从封建农奴制到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期。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,过去拥有许多特权的贵族地主家庭开始瓦解。19岁的《少年》主人公阿尔卡狄出生在农奴制改革前,而生长在

改革后的社会转型期。他是贵族地主魏西洛夫的私生子，却姓杜果鲁基，因为在法律上他的父亲是魏西洛夫庄园中的园丁马卡尔·杜果鲁基。魏西洛夫年轻时丧偶，前妻留有一子一女，他把他们寄托给亲戚家抚养；他在一生中挥霍掉三所田庄。他看上了自己的园丁马卡尔·杜果鲁基的妻子索菲娅，同她生了阿尔卡狄，但对他放任不管，19年中彼此只见过一次面。阿尔卡狄在莫斯科读中学时，因为是私生子，遭到同学们的蔑视，因而产生怨恨。阿尔卡狄自幼有一种爱好幻想的性格，中学快毕业时，他并不想进大学，而是准备“躲进自己的思想”、自己的乌龟壳里，同社会上的一切脱离关系。陀氏把具有这类思想倾向的人概括为“地下室的人”，并且认为这是当时俄罗斯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。陀氏在为《少年》草拟的序言提纲中特别提到这一点。他说：“我引为自豪的是，我首先描写了属于俄罗斯大多数的真正的人，首先揭示了他畸形和悲剧性的方面……只有我一个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。”这位“地下室”少年在中学毕业后由其生父安排到彼得堡当一个老公爵的秘书，被裹进当代生活的漩涡里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身边所发生的诸多事件，使他震惊和内省。阿尔卡狄回顾和分析这段生活，这样就构成了由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的自白体小说《少年》。

小说情节的细致交代和少年主人公的沉思、自白交织在一起。少年在笔记中宣称他的思想就是成为大富翁洛希尔，相信靠顽强、勤俭和不间断的努力必定能达到此目的。他在中学读书时厉行节约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竟积攒了70卢布生活费，还玩了点股票，使自己的资本增到100卢布。但他的追求并非财富本身，而是拥有巨富和威力的那种感觉和意识。他认为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人们，让社会去平分，以证实自己有拒绝财富的毅力。他想证明自己虽然是平凡人，却能超越伽利略、拿破仑，或普希金、莎士比亚等等天才。

在小说第二部叙述的三天中,阿尔卡狄被贵族生活的旋风吹得晕头转向。他的“洛希尔思想”不堪一击,他对美的景仰、对生父的崇敬也在动摇。生活深不可测,这或许是少年得出的一个教训。一天深夜,他在赌场被窃,却被人反诬为贼,并遭到朋友的遗弃。当他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徘徊,想到一切都完了,只剩下身上贼的烙印时,不由得恶念丛生。少年的激情、自尊心和正义感,都被过去和现在的屈辱生活所毒害,他走到一座木材仓库,竟然爬到墙上准备放火,差点滑入犯罪的深渊。

4 小说第三部从少年第一次见到马卡尔写起。少年还在母亲那里疗养时,看到楼下房间里坐着一个须发灰白的老人:在他身上,有一种“孩子气的、极其动人的东西”。他对少年怀念起广袤的荒漠,认为金钱欲望、贪色、自命不凡和嫉妒,会使人们忘记伟大的事业;而在荒漠中,人更坚定地向往伟大的功绩,像基督教所教导的那样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大家,让世界充满爱。马卡尔的话语反映着陀氏对俄罗斯民间宗教、伦理观念的理解以及他的宗教乌托邦理想。少年很喜欢听马卡尔所说的一切,产生了离开周围不端庄的人们的愿望。在宽恕、仁爱的马卡尔身上,寄托着作者重建道德秩序的希望。

《少年》还告诉我们:孤独的青春期的确是令人担心的,特别是在一个道德沦丧、金钱万能、社会混乱的时代。应当爱惜和尊重少年们的感情,特别是他们的自尊心和正义感;少年应当警惕周围生活中的诱惑,以免走入歧途。

彭克巽

2001年7月于北京大学

目 录

第 一 部

第 一 章	屈辱的姓氏	(3)
第 二 章	陪伴老公爵	(21)
第 三 章	初出茅庐	(43)
第 四 章	神秘信件	(64)
第 五 章	我想成为洛希尔	(82)
第 六 章	父子交锋	(104)
第 七 章	两个父亲	(130)
第 八 章	愤怒的女房客	(145)
第 九 章	自杀事件	(169)
第 十 章	谢廖沙公爵	(193)

第 二 部

第十一章	“你为什么会这样爱我?”	(215)
第十二章	向谢廖沙公爵借债	(233)
第十三章	斯捷贝尔科夫的算计	(250)

第十四章	赴 约	(268)
第十五章	“妈妈,我不再赌了”	(282)
第十六章	赢钱还债	(303)
第十七章	公爵和丽扎的秘密	(318)
第十八章	他们说我是贼	(338)
第十九章	灾难之夜的童年回忆	(360)

第三部

第二十章	妈妈的法定丈夫来了	(381)
第二十一章	在马卡尔·伊万诺维奇的身边	(396)
第二十二章	商人的故事	(416)
第二十三章	探 监	(437)
第二十四章	阴 谋	(460)
第二十五章	恶棍兰贝特	(484)
第二十六章	父亲吻了妈妈的肖像	(503)
第二十七章	父亲眼中的两个女人	(519)
第二十八章	致命的绳索	(528)
第二十九章	双重人格	(549)
第三十章	孤注一掷	(571)
第三十一章	他想打死她	(592)
第三十二章	尾 声	(610)

第一部

第一章 屈辱的姓氏

3

我禁不住要把自己人生旅途上最初的足迹记录下来,尽管此举可有可无。我明明知道:我绝没有机会坐下来写作自己的自传,即使我能活过一百岁。要想大言不惭地谈论自己,就得厚着脸皮钟情于自己。我原谅自己,是因为我的写作不像一般人那样要讨好读者。如果说我突发奇想,要把我去年经历的一切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,那是因这奇想出自内心的需要:这既成的一切令我惊叹不已。我只是记录一切事情,尽力不涉及任何局外人,只着眼于文学审美;一个文学家写作三十年,而最终对于自己为什么写这么些年,往往还是不甚了了。我不是文学家,也不想当文学家,更不想把自己内心的隐私和情感的生动描绘拿到文学市场去销售,我认为这太不体面,而且卑污。然而,我不幸地预感到,不加描写,不予思索(甚至对于低级的东西),似乎根本不可能:因为任何文学作品对人的催化作用太大了,尽管你的写作仅仅是为了自己。有些思索很可能是极微不足道的,因为你自己所珍视的,在旁人看来,完全可能毫无任何价值。不过,这是另一回事了。这就是本书的前言;诸如此类多余的话再也没有了。正如着手做某件事情乃至任何一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处一样,还是做起来吧。

二

开始吧,就是说,我的这些笔记,我想从去年九月十九日写起,那一天恰恰是我第一次遇见……

然而,过早地,在谁也不了解任何情况的时候去说明我遇到的是谁,未免庸俗;甚至我还以为此人的举止也很庸俗。虽然我曾说过,要回避文学审美,可是从第一行起,我便陷入了这美妙之中。此外,为了写得清楚明白,似乎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。我还发现,似乎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来写,也同用俄语一样地困难。如今我把我眼下所写的东西重读一遍,我看到,我要比自己所写的东西明智得多。这是怎么回事儿呢,一个聪明人,他所说出的竟要比留在他头脑里的更愚蠢。就在最近这决定性的一年里,在我与人们的文字交往中,我不止一次地察觉到这一点,并为此感到痛苦不堪。

纵然我从九月十九日写起,不过,我还要插上两句,即我是谁,此前我在哪里,那么,这样一来,九月十九日那天早晨,在我的头脑中至少是部分地明晰了,对读者如此,对我亦然。

三

我,本是个中学毕业生;如今已经二十一岁。我姓杜果鲁基,名义上的父亲是马卡尔·伊万诺夫·杜果鲁基——曾在魏西洛夫老爷家做过奴仆。因此,我是个合法的婚生子,然而,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非婚生子,我的出身绝对不容置疑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:二十二年前,地主魏西洛夫(这就是我的生父),二十五岁时曾走访他在图拉省的领地。我猜测,在这个时期,他还没完全定性。有趣的是:这个自幼就使我惊异的人,对我整个身心气质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,甚至可以说,还长时期地左右着我的前途;即使现在,这个人在很多方面,对我来说也还是

个神秘莫测的谜团。不过,说实在的,关于这个以后再说。这一点请勿外传。总之,这个人一定会充满我那厚厚的笔记本。

恰恰在这个时期,即他快到二十五岁那年,突然丧偶。他的原配妻子出身于上流社会,但并不富有,姓法那里奥托娃,生有一儿一女。关于这个过早地抛开了他的夫人的情况,在我的资料中极不完善,并且大都失落了;而且诸多魏西洛夫个人生活的细节也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在此之前,他对我总是骄矜傲慢,盛气凌人,独来独往,漫不经心,哪怕是瞬间的顾怜也不曾有过。不过,为了更确切地表示,我要提到,他一生中花掉了三座产业,还有巨额钱款,总共四十多万吧,或许更多些。可现在,当然他身无分文……

那时他来到乡下,“上帝晓得为什么”,至少他自己后来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两个孩子,他没带在身边,照惯例交给了亲戚;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带孩子的,包括他的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。这座庄园里的家仆相当之多,花匠马卡尔·伊万诺夫·杜果鲁基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得到永远的解脱,我这里还要插一句:世上有谁能像我这样,一生一世背着个姓氏的黑锅。这的确是桩蠢事,可这却是真事。常有这种事,就是每当我到什么地方,或上学,或遇到一些年长的人,一句话,每一个女教员、男家教、督学、神甫等,无论什么人问起我的姓氏,一听说是杜果鲁基,便会无话找话地搭讪说:

“公爵杜果鲁基?”

于是,每一次我都得向这些无聊的人们做解释:

“不,平民杜果鲁基。”

正是这个平民,最后弄得我神魂颠倒。同时我还察觉到,所有的人,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用这种非同寻常的形式发问。其他方式,看样子是完全没有必要了;真是见鬼,我不知道究竟什么人才有这种需要?但所有的人都这么问,一个也不例外。——听说我是平民杜果鲁基,问话人往往用一种愚钝而又冷漠的眼神打量我。这眼神证明: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,于是掉

头走开了。学童伙伴们向所有的人发出侮辱性的提问。老生是怎样问新生的呢？诚惶诚恐、羞怯怯的新生第一天上学（无论哪所学校）的时候是共同的牺牲品：人们命令他，逗弄他，把他当奴仆一样看待。一个健康、肥胖的小男孩，突然直眉瞪眼地站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，他长时间用冷峻、傲慢的目光盯着他，盯了好一阵子。新生站在他的面前看，一声不吭，斜歪着身子，如果不是胆怯，那就是担心发生什么事情。

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杜果鲁基。”

“公爵杜果鲁基？”

“不，平民杜果鲁基。”

“啊，平民！混蛋。”

他是对的：既然不是公爵，怎么姓杜果鲁基，真是太愚蠢了。这愚蠢伴随着我，并非我的过错。后来，当我气愤不已的时候，便这样应对提问：

“你是公爵？”

我总是这么回答：

“不，我是一个家仆的儿子，过去是农奴。”

后来，当我被气得无以复加的时候，对“您是公爵吗”这个问题，我干脆回答道：

“不，平民杜果鲁基，我家过去的老爷，魏西洛夫先生的非婚生儿子。”

我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想出这种回答的，虽然当即就被看成蠢货，但无论如何却不是现在才变蠢的。记得有一个教员（不过，仅此一人）发现我“有复仇和公民思想”。一般地说，人们对我这种越轨行为总是带有某种令我难堪的思索。最后，有一个同学，一个非常尖刻的男孩，在一年里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，他一面郑重其事，一面左顾右盼地跟我说：

“这种感情使你赢得了自尊，毫无疑问，还使您感到骄傲；不过，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，总不会感到那么庆幸，毕竟是个私

生子……而您却好像一个什么人物！”

从此后，我就不再以私生子自我夸耀了。

我重复一遍，用俄语写作太困难了：瞧，我整整写满了三页，说我一辈子为姓氏所受的气，而读者恐怕业已清楚，我所气愤的正是为了我不是公爵，而是个平民杜果鲁基。再解释一番，然后证明自己无辜，显然有伤我的自尊。

四

就这样，在这些家仆当中（除马卡尔·伊万诺夫外，尚有众多家仆），有一个姑娘，她年方二九，而五十岁的马卡尔·杜果鲁基却突发奇想，有意娶她为妻。家仆们的婚姻，众所周知，在农奴制时代必须经过老爷们的准许，有时干脆就由他们做主。当时庄园里有个阿姨，当然不是我的阿姨，而是一个女地主；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多少年来一直称呼她阿姨，不光是我家，魏西洛夫的家里也都这样，而她与魏西洛夫根本就无亲无故。这个人就是塔姬雅娜·巴甫洛夫娜·普鲁特科娃。当时在她家里，即同一省，同一县里，还有三十五个自己的魂灵^①。她不仅自己掌管，而且监管着邻居魏西洛夫的领地（有五百魂灵）。而她的监管，我听说，就跟一个管理学者的监管差不多。至于她有多少知识，我压根儿一无所知，我只想补充的是，她从阿谀奉承，逢迎巴结，这个塔姬雅娜·巴甫洛夫娜简直就是堂堂正正乃至独具一格的人物。

正是她，不仅没有拒绝阴郁的马卡尔·杜果鲁基（据说他当时总是那么阴郁）求婚的意向，而且，恰恰相反，不知为什么对他们竟是备加鼓励。索菲娅·安德烈耶娃（这位十八岁的女仆，就是我的母亲）几年前便是个孤哀的女子。她去世的父亲非常尊重马卡尔·杜果鲁基，对他心存感激之情。作为一个家仆，六

^① 即农奴。

年前,当他躺在病榻上即将咽气的时候,据说就在咽气前十五分钟,出于对农奴无权地位的担心或被人看作垂危病人的呓语,他把马卡尔·杜果鲁基叫到床前,当着所有家仆和在场神甫的面,一字字大声地立下遗嘱,指着女儿对他说:“你领去吧,把她养大做你妻子。”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句话。至于马卡尔·伊万诺夫,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时是怎么想的,是非常满意呢,还是仅仅为了履行义务。因为他总是一副冷漠的样子。这个人,在当时就很会“表现自己”。他说不上是书呆子或识文断字(尽管他熟知全套宗教仪式,特别是几位圣者传,但多数是道听途说来的),也说不上是家仆中的所谓高谈阔论的角色,他不过是性格倔强,有时不惜冒生命的危险;他说起话来傲慢无际,论断事物,一言既出,绝不反悔,最后,“他活得受人敬重”(这是他自己令人惊异的说法),这就是他当年的样子。当然,他赢得了普遍的尊重,但据说,他也令所有的人难以忍受。当他不做家仆之后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:这时人们都把他看成一位圣者和饱经风霜的忍者。对于这一点,我确信无疑。

至于我母亲的性格,在十八岁前,塔姬雅娜·巴甫洛夫娜把她留在自己身边,尽管管家一再吩咐要把她送到莫斯科去求学。她多少受了一点教育,也就是学了些缝纫、剪裁、做闺女的举止,乃至少许的阅读能力。至于写字,我母亲连将就都谈不上。在她的眼里,与马卡尔·伊万诺夫的这桩婚事是早已决定的事情,而她那时所经历的这一切,她认为好极了、妙极了;因此戴上婚冠后,她的神态极其安详,就像在这种场合的任何新娘一样,所以连塔姬雅娜·巴甫洛夫娜本人都说她当时像人鱼。所有这一切,即关于母亲的性格,我是听塔姬雅娜·巴甫洛夫娜亲口说的。恰在这次婚礼半年之后,魏西洛夫来到了村里。

五

我只是想说,我任何时候也不会了解或猜测出我母亲跟他